楚辭集解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哀郢

瑗按史記楚世家周成王時封楚熊繹於冊陽及楚文王自冊陽徙都江陵謂之郢後九世平王城之楚頃襄王之子爲考烈王考烈王二十二年徙都壽春命曰東郢屈平當考烈王徙壽春之時死已久矣此郢乃指江陵之郢頃襄王時事也又按秦世家秦昭王時比年攻伐列國

赦罪人而遷之二十七八年間連三攻楚拔黔中取鄢鄧赦楚罪人遷之南陽二十九年當頃襄王之二十一年又攻楚而拔之遂取郢更東至竟陵以爲南郡燒墓夷陵襄王兵散敗走遂不復戰東北退保於陳城而江陵之郢不復爲楚所有矣秦又赦楚罪人而遷之東方屈原亦在罪人赦遷之中悲故都之云亡傷主上之敗辱而感已去終古之所居遭讒妬之永廢此哀郢之所由作也其曰方仲春而東遷曰今逍遥而來東其遷於東方無疑但過夏浦上洞庭渡

大江不知其實爲東方之何郡邑也舊註謂屈原被楚王遷巳於江南所作非也朱子又謂原被放時適會凶荒人民離散而原亦在行中夫所謂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者乃指國亡君敗百姓被秦遷徙卽史記之所謂襄王兵散遂不復戰而東走是也朱子謂離散爲凶荒絕無所據失其旨矣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

純命謂天命不雜而有常也今楚之失國則雜亂

而無常矣瑗按詩書叙喪亂之故多歸之天命太
史公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
是矣震愆驚惶失錯也離散而相失猶孟子所謂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也即承上句而申言
之耳仲春二月也此特紀其時爾夲子從王逸之
說而推衍之謂二月陰陽之中冲和之氣人民和
樂之時也其說精矣恐當時屈子本無此意不然
下文曰甲之朝吾以行又將何以解之耶昔秦昭
王遣將白起攻楚遂拔郢赦罪人而遷之於東屈
原久遭罪廢亦在行中閔其流離因以自傷無所

歸咎而歎恨皇天之不純其命不能祐我國家相協民居而使國亡君敗民遭此流離之苦也此下十一節皆承東遷而言

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朝吾以行

故鄉指郢都也就遠謂東遷也遵循也江夏二水名此句總言之下八節又以江與夏分言之第十一節曰江與夏之不可涉又總言以結之也流亡謂爲罪人而遷徙也王逸曰言巳東行循江夏之水而遂流亡無還鄉之期也軫痛也甲日也朝旦

也言以甲日朝旦而啓行也瑗按上章紀其時此章紀其日史記載拔郢之歲不紀時日觀此可以推矣豈獨少陵爲詩史哉人但知少陵之詩可以考唐之亂而不知屈子之騷尤可以徵楚國之敗也

發郢都而去閭兮怊慌惚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

郢都即指漢南郡江陵縣也閭里門也怊悵然貌慌惚不定貌焉極猶言無窮也楫舩櫂也齊揚衆舟同舉也容與徘徊貌不忍遽離故鄉也上章言

行猶未行也此則發舟而長逝矣瑗按何百里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楫齊揚以容與則可以知東遷者非只屈原一人也而篇内之所謂去故鄉而就遠發郢都而去閭望長楸而歎息哀州土之平樂其所叙流離等語非獨述一已之懐也盖將以衆人之憂而爲憂也至於哀見君而不再得曾不知夏之爲丘孰两東門之可蕪至今九年而不復則其愁思之所在微意之所存衆人有不得而知者矣

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

顧龍門而不見

楸梓也長楸所謂故國之喬木而古人多於墳墓上種之故後世亦指墳墓爲松楸望而太息謂瞻望弗及令人痛傷也淫淫不止貌霰雨雪雜下也字見詩與爾雅淫淫若霰涕泣之甚也始而望焉旣而太息焉旣而涕泣焉其情之愈哀愈甚者蓋古人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哀墓之無主也柳子厚曰毎遇寒食皂隸傭丐皆得上父毋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之養者今此東遷終無反國之期而丘壟[illegible]永無主矣能不哀哉橫渡水曰

過夏首夏水口也西浮謂西向而流也回首曰顧

龍門王逸及水經皆謂郢城之東門是也前所出

國門而軫懷卽出此門也江陵記以爲楚南門朱

子從之非是上云遵江夏以流亡盖自郢都而東

行也此云過夏首而西浮是又横過夏口而向西

浮故回首顧望而不見都門則其悲愈甚矣瑗按

此上三章初言去故鄉次言去閭里次言去墳墓

其叙事以漸而愈切初言軫懷次言恍惚次言涕

泣其叙情以漸而愈甚讀者須知此意而厭乎不

見其爲重複之可厭也

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順風波而流從兮焉洋洋而爲客

嬋媛顧戀留連之意眇猶遠也蹠踐也水東流爲順流從順流而從也此云順風波而流從則又從西而轉之於東矣焉音煙洪氏如字讀非是洋洋無所歸貌此承上章而言已顧視龍門不可得見則心戀懷傷眇然不知其所踐矣且今順此風波縱其漂流而洋洋乎果將安所而爲客邪蓋故設爲無所歸止之詞以見去故鄉而就遠也下章忽翺翔之焉薄意倣此或曰戰國之時其徙都遷民

固其常事然罪人倉卒被驅逐吏而行實未有的知其果遷於何所者非特設言耳盖不使之知者恐其豫防生變而敵國邀擊之也其說亦通

淩陽侯之氾濫兮忽翺翔之焉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産而不釋

淩憑淩也其舟楫之簸盪乎水若憑淩之耳舊註曰乗也陽侯水神也戰國策曰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淮南曰陽侯之波逆流而擊註云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溺死於水其神能爲大波因謂之陽侯之波也氾濫大水貌薄止也翺

翺焉薄言人之漂泊而行不知所歸猶鳥之翺翔而飛不知所止也絓懸也蹇産詰曲貌洪氏曰山曲曰嶛嵼蹇産古省文耳絓結言憂心如繩之絓結而約束不可解蹇産言憂思如山之蹇産而局促不能開豁也此承上章而申言之耳淩陽侯之氾濫即順風波而流從也忽翺翔之焉薄即眇不知其所蹠焉洋洋而爲客也心絓結而不解二句即心嬋媛而傷懷也

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來東

運回轉也地勢以東爲下下浮謂順流而下浮也
即上順風波而流從之意前言過夏首而西浮也
今又將運舟而東浮矣方將運舟而東浮也則又
將上洞庭逆流而泝矣方且逆流而泝也則又將
順流而下江矣二句之間其道里之縈紆遷客之
顛沛具見之矣然謂之曰下江則此時蓋巳過夏
水而入大江矣終古之居謂先人自古居於此土
而子孫百世不遷者也今則失之漂搖而來東矣
瑗按此上三章初言不知其所蹠次言翺翔之焉
薄設爲無所歸止之詞終言逍遥而來東卒指其

所向之方以實之也詩經多有此體又按逍遙本
優游行樂之意今又當解作漂搖流落之意故讀
古書者不可以詞害意也或曰首二句言道里之
縈紆第三句言故鄉之日遠末句言遷謫之流離

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
哀故都之日遠

靈魂猶今言魂靈謂人之精神夢想也王逸曰精
神夢遊還故居也是臾須臾頃刻也返猶還也謂
還故都也二句言夢寐之思故都無頃刻而忘之
其眷戀之情可知矣浦水中之沙洲也背夏浦謂

已過夏浦而在已背後也西思謂漸近所遷之東方而郢都又在於西矣故曰背夏浦而西思思者默念深想之意非回首顧望之謂也此時蓋已過夏水出洞庭入大江久矣故都之日遠矣故哀思之深而憂痳之不忘也朱子曰時未過夏浦故背之而回首西向以思郢也非是或曰上二句言憂痳之頻下二句言思歸之甚惟其思之甚故憂之頻也

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

水中高者爲墳詩曰遵彼汝墳是也大墳則可以望遠矣遠望遥瞻郢都也上章言思之此則言望之矣州土謂郢都之風土也平樂謂地寬平而人饒富也江謂大江也葢此時夏水雖盡而大江猶未過也介間也與界同一正作界遺風猶言緒風也此章言已登大墳以回望故都本欲聊以舒吾之憂心然故都平樂之風土日邈以遠而漂泊於此大江之介感風景之殊使吾之心益哀而悲焉

朱子解遺風爲故家遺俗之善也非是

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丘

今孰兩東門之可蕪

陵陽朱子曰未詳瑗按洪氏解前陽侯引淮南註曰陽侯陵陽國侯也則此陵陽卽陽侯也明矣陽侯兼稱其爵陵陽專稱其國耳洪氏解此又引仙人陵陽子爲說是亦過求之弊也當陵陽之當如兩雄力相當之當謂陵陽之波起而舟以當之也其義與前陵字相近焉至猶言何所歸也淼淼同渺漾無涯貌渡濟也於是始南過大江而迫近所遷之地矣焉如猶言何所往也此二句互文而重言之耳盖言已乘此陵陽之波淼然南渡大江矣

果將何所歸而何所往耶實反言以深見遷客之流離故都之日遠也上言方仲春而東遷今逍遥而來東則當時所遷之地乃在東方而此云南渡者蓋南渡大江者所由之路而所遷之方又將從南而轉歸於東也或曰當時所遷之地恐在東南之方而非正東也未知其審大抵此上所言經由之道自郢至東皆係水路其大勢雖不過沿江夏二水之間然或東或西或南或上或下其水勢之曲折縈迴敘述最詳非嘗遠遊經歷者不知此意嚴滄浪曰九歌不如九章九章哀郢尤妙盖指此

也如以詞而已矣未見其勝諸篇也瑗嘗謂此文似一篇遊山之記盖有得乎禹貢紀事之法但脫胎換骨極爲妙手非後世規規模擬者比也其所叙憂愁之情者特欲雜之以成章耳不知者鮮不以爲重複可厭也但今瑗所註者特按文畫圖以意推測而言之未知其果是否也嘗欲褁粻直至郢都遵江夏以遨遊而遍歷其地親訪遺迹則此文之妙當有出於想像之外者矣惜乎此時未暇且姑依文以釋之尚當竢親歷而更訂焉夏大屋也丘荒墟也夏之爲丘指宮殿而言孰誰也兩東

門郢都東關有二門也蕪穢也東門之蕪指城郭而言瑗按秦將拔郢之時而城郭宮殿其燬者多矣史記獨載燒墓夷陵者舉其重者而言也吾故曰離騷足以徵楚國之敗者此類是也或曰屈子備言宮殿城郭而不言燒墓何也曰望長楸而太息蓋已先言之矣此騷之可以為史也然夏屋已丘墟矣而襄王曾不知之城門已蕪穢矣而曾不知先王所設以守國者不可廢也非真不知也安於敗亡甘受困辱而無恢復之志君付之不知也則襄王之不足以有為可知矣屈子之責襄王者

深矣又按此上三節初言故都之日遠次言州土之平樂次言城郭宮殿之丘蕪其敘事以漸而切而情亦因之矣

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

怡樂也憂憂相接言憂心如連環不斷絕也朱子曰首尾如一繼續無已也此句即申言心不怡之長久然其所以憂而不樂之意蓋悲遷流於東而郢路遼遠故都云亡江與夏之不可復涉矣江與夏之不可涉謂從此再不得復涉江夏而歸郢都

耳瑗按此篇乃是東遷既至於其所而追思途中之情所經之道而作者故敘道路之曲折詳細始終具備如此焉此上十一節皆述去國之悲及所經之道也此下四節蓋悲巳之久放遭讒之嫉妬也亂辭則無此二意

忽若去而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慼

忽若去猶言忽若遺也不信不信任也不復不召還也按秦拔郢在頃襄王二十一年今曰九年不復則見廢當在頃襄王十三年矣但無所考其因

何事而廢耳朱子解夏之爲丘東門之蕪曰不知

在投郢後幾年也又曰此云九年不復不知的在

何時也夫夏之丘門之蕪即爲秦將白起拔郢燒

陵之事無疑矣又曰不知在此後幾年惟其不以

此篇爲拔郢之時所作故不知所廢之年是皆未

之深思也慘感傷貌不通言憤懣之氣塡塞於胷

也侘傺猶傍偟也失志貌蹙促也含蹙言心中之

局促也此章言已廢斥之久而憂思之深也

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

妒披離而鄣之

外外貌也以見中心之不然承奉也承歡承奉君之歡心也汋約諂媚態與他所用汋約字不同諶誠也荏亦弱也論語曰色厲而内荏詩曰荏染柔木瑕按弱蒻同招魂曰蒻阿拂壁蓋荏蒻皆柔軟之木此雖無係大義觀此亦可見古人之用字皆有來歷而學者不可不知也難持不能自主也二句言佞人之害深而君心之易溺也湛湛澄清貌忠貞之澄清與讒諛之溷濁而相反也願進欲告之於君也妒者忌人之有也披離亂雜貌故花之將敗草之將衰皆謂之披離謂紛披而離散也舊

解爲衆盛貌蓋以亂雜解之則衆盛在其中矣鄣
壅也此二句言巳欲進思盡忠而讒人妒忌披離
以鄣壅之也此章承上言黨人之佞足以傾人君
之心而阻忠臣之進以見巳久廢不復之由也朱
子曰言小人外爲諛悅以奉君之歡適情態美好
誠使人心意軟弱而不能自持是以懷忠而願進
者皆爲所嫉妒而壅蔽不得進也此章形容邪佞
之態最爲精切讀者宜深味之則知佞人之所以
殆又信此語與孔聖之言實相發明也

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

被以不慈之僞名

離騷言茂行此言抗行茂言其盛抗言其高也瞭目明也杳杳廣遠高大貌猶論語之所謂巍巍蕩蕩也薄天所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也嫉者惡人之有也被猶加也不慈不愛其子也堯舜皆以天下與賢而不與子故有不慈之名莊子曰堯不慈舜不孝蓋戰國時流俗有此語也僞名非實有是事而妄受虛名也此承上章妬披離而障之之句而言以責讒人也堯舜之德行杳杳薄天可以瞭然無疑而讒人猶紛紛嫉妒以毀謗之而僞加之

以不慈之名何其不知量也嗚呼堯舜之行不以讒人嫉妒而有損則屈子之忠又豈因讒人嫉妒而有所泯哉吾見讒人之用心日勞日拙而聖賢之心事愈抑愈明浮雲之點綴又何傷於日月之明乎上官大夫之徒亦可以自省矣

憎慍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踰邁

此承上章諶荏弱而難持之句而言以責人君也憎惡也慍含怒意惀怨恨也惡而至於怒怒而至於恨言疾之之甚也憎慍惀之脩美猶離騷覽相

觀於四極之文法既言覽又言相又言觀以三字相連爲意古人多有此文法洪氏解慍爲心所蘊積也思求曉知謂之倫倫固訓思也然以慍爲蘊非是論語曰人不知而不慍此用其字也又曰屢懰於人倫字雖無所考以上二字推之當從予解爲是吾故曰解吾人之書當以意會不可盡以說文爲拘也脩美猶言長才也好愛也夫人指讒人也忼慨激烈軒昂之意本大丈夫之事非不美也但讒佞之人外貌故爲此忼慨之態而其中實懷承歡汋約之心而人君遂不深察而好之耳必如

屈子之離愍不遷知死不讓而後足以謂之忼慨也故曰好夫人之忼慨以見不知好君子大丈夫之忼慨也嗚呼君子之脩美外若迂闊而其實可大用也而人君則疾之小人之忼慨外若可喜而其實可深惡也而人君則愛之此所謂變白以爲黑倒上以爲下者也夫白黑上下兒童之所能辨也君子小人庸主之所能知也然而每每變亂而倒置者固讒人鄣壅蔽隱之害而亦由人君之心意軟弱不能自持樂其承歡泃約之態故雖明明知其爲君子而蹇蹇然不能用明明知其爲小人

而戀戀然不忍舍也是豈眞不知君子小人之分哉知人則哲惟帝其難是固然也然知之而不能決之者往古如此者抑又多矣後世人君之用臣也可不知慎所愛憎哉衆指忼慨之徒踐蹀衆進貌日進進而不已也美指君子之流超遠謂超然遠去也踰邁猶言遁逸也惟人君好夫人之忼慨此所以黨衆之小人紛然而日進也惟人君憎愠倫之脩美此所以脩美之君子超然而遠遁也惟黨衆之小人踐蹀而日進此所以脩美之君子超然而踰邁也固有見幾而作不待遷黜而放逐者

矣嗚呼小人之進君子之退也君子小人之一進一退係於君心一念好惡之微而國家之治亂存亡隨之矣可不知所謹哉下二句承上二句而言

朱子以美超遠而踰邁亦貼小人講非是

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曼目謂引目遠視也流觀謂周流遍觀也冀期望之意一反何時謂意欲期望一還郢都不知其果於何時而得歸也蓋甚言其無反國之期耳鳥反故鄉思舊巢也狐死首丘念舊窟也首丘謂以首

枕丘而死不忘其所自生也禮曰天地之間凡有
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則莫不愛其類故大鳥獸
以至啁噍之微喪其群匹越月踰時則必反巡過
其故鄉而鳴號蹢躅焉又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
忘其本古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仁也淮南曰鳥
飛反鄉狐死首丘各哀其所生也蓋襲此語信非
君罪而棄逐蓋言巳之遭放誠非實有罪過特以
讒人之妬君之不明耳忘謂忘其故鄉也何日夜
而忘之卽上何須臾而忘反之意瑗按此時郢都
巳破宮城之毁陵墓之焚君上之敗走百姓之離

散而故國爲荒凉草莽之丘墟矣屈子猶拳拳欲歸故都者亦謂得如鳥獸之死于舊巢舊窟足矣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自謂重仁襲義謹厚以爲豐者非虛語也然懷王客死於秦鄙襄王旅斃於陳城竟不以故都爲念曾不知夏之爲丘孰兩東門之可蕪也是誠何心哉夫郢自楚文王遷都以來至懷襄幾四百年而祖宗舊物一旦爲暴秦所奪曾不知一思及之方且甲甲然與之會盟講和入子爲質其不足與有爲而無耻也甚矣獨屈子抱區區之忠雖無日夜須臾而忘之亦將柰之何

哉屈子曰信非吾罪而棄逐者非急急于自表暴乎巳也蓋深責襄王之棄賢而亡國也使襄王聞屈子之言而深悔之復召還屈子與之共謀國政訓練所收十萬之東兵猶足以馳騁乎天下矣况區區之郢都又豈有不可復者哉嗚呼哀郢之作而以讒人之嫉妒用賢之倒置終之豈無意乎襄王迷而不悟懦而無爲使屈子之志竟莫能伸而千古之恨至今誦之令人太息不巳故太史公讀哀郢而悲其志焉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王卿 集解

抽思

哀郢曰方仲春而東遷懷沙曰滔滔孟夏抽思曰悲秋風之動容可以考其所作之時矣洪氏曰屈原以仲春去國以孟夏徂南土則抽思其作於是年之秋歟作於是年之秋則序當在懷沙之後矣是頃襄王時所作王逸以爲指懷王非是也或曰抽思作於哀郢之後在頃襄王之

時是矣然抽思尚多愁嘆苦神之語猶望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辭而懷沙乃多舒憂娛哀之言究屈而自抑抑心而自強而已耳其氣漸平其怨稍殺意者抽思作於東遷之秋懷沙作於次年之夏者也今按其說亦通未知其審不敢輒自移易姑從舊序因綴其說於題下以俟後之君子有所考據而訂證云其篇內大旨則因秋夜有感述己思君念民流離遷謫憂歸故鄉之情之所作也其間何極而不至遙聞而難懸善不由外來名不可虛作數語又深有得

乎吾儒性理之學切實之功而非宋景鄒衍之
徒之所能窺其萬一者也戰國之時孟子之外
一人而已豈特楚之巨擘而已哉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産之不釋兮
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
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慢慢
鬱鬱鬱鬱而又鬱鬱憂思之甚也永歎增傷申言憂之
甚也蹇産不釋申言思之甚也曼亦長也謂之曰
遭夜方長則孟秋之夜也此上四句海虞吳訥以
爲比體大謬矣秋風動容謂寒氣中人使人顏容

蕭索而變易也動容猶言變色改容耳舊說俱謂秋風起而草木變色非是回如悲回風之回言風之旋轉不舍也極盛也浮浮猶飄飄也言秋風之浮浮然回旋飄轉極盛而不止故其氣之慘慄凛冽足以傷懷而損容也王逸訓極爲中言楚王爲回邪之政不合道中則其化浮浮流行群下皆效洪氏訓極爲至言回邪盛行猶秋風之搖落萬物也訓極爲至似矣而意又依王說朱子疑回極指天極回旋之樞軸浮浮言其運轉之遠而不可常皆非是也此句卽應上秋風字而言之亦文順而

意穩矣又何必析而斷之以他求說邪數音朔頻

也舊作上聲讀蓀香草以喻君也後倣此多怒怒

而無節也慢慢痛傷貌此章言已之所以憂思者

因感秋夜之長秋風之厲已鬱鬱於懷矣而後憶

楚王之爲人數數然多怒而無節有如秋風之浮

浮然回旋而不舍益使已心之慢慢然而痛傷也

屈子愛君之心可謂無往而不在矣瑗按悲秋之

說實昉於此而後世詞客皆謂宋玉悲秋而不知

屈子已先之久矣王十朋又謂詩人之用故事多

舍祖而取孫是何言哉瑗毋嘆世人讀書多不揣

其本而齊其末雖慱雅君子不能無此病故附其說耳

願遥赴而横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辭兮矯以遺夫美人

此下至少歌皆承上章惟蓀多怒而言願欲也遥赴不憚遠勞也横奔不暇從容也或曰遥赴直言之横奔横言之亦通大抵急於救民覩君故也覽猶省察也罪自外至曰尤楚王多怒性恭無常則民之獲罪有非其所自取者矣鎮謂安撫之也結微情以陳辭謂摶結此微情以爲辭而陳之也情

者辭之蘊辭者情之著下倣此嬌與也美人亦指
君也後倣此此章言巳欲急於救民者盖見民之
遭怒多非其罪而巳欲往一安撫之以慰民心遂
將此情以告之於君使知有所改而息其怒也然
言卒有不可結而詒者故感秋風之起而思君憂
國之情有不能忘者焉覽民尤一句欲救民也結
微情二句欲匡君也然匡君者又所以爲救民之
本也
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黄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
反既有此他志

昔謂往日也成言謂君昔日委任之時相約共謀國政而有一定之言也如春秋平成之成謂戰國君臣多有盟誓之事觀此語屈子屢述其意或當時亦有約言而後倍之者也曰者敘君始約成言之詞黃昏以爲期是也黃昏日沒之時喻晚節也淮南子曰日薄於虞淵是謂黃昏黃昏者一日之終喻人一身之終也言楚王昔日與巳相約之成言負以終身爲期而毋許變易也中道回畔此又以行路而喻成言之不終也戰國策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難也反復也他志謂生別意

而背昔日之成言也王逸曰信用讒人謂已不忠遂外疏也是矣此章言君與已始親而終疏已合而復離有言而不信蓋亦多怨無常之所使然也前解黃昏是從王洪之說甚爲明白朱子以婚禮釋之頗覺迂濶非是

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脩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

憍驕同矜也莊子曰虛憍而盛氣荀子曰憍泄者人之殃也覽猶示也脩姱亦美好也美好脩姱喻才能也此章言楚王自恃其才能驕矜誇示於已

故畔成言而怒逐巳也瑗拔當是時懷王巳客死於外而巳又失郢都正當臥薪嘗膽延攬英雄相與共治以圖報讎之舉顧乃聽信奸佞怒逐忠良方且箕踞自恣回畔成言是誠何心也夫國家可以一人有而不可以一人理可與君子共而不可使小人參也久矣又況介於秦齊強暴之間侵伐多事之際父讎未報之日社稷殘敗之餘其可恬然而安瞀然而肆乎匹夫有怨尚欲報之以萬乘而坐受困辱宜爲射者之所不取也況屈子又安能恝然於懷乎嗚呼拔郢燒陵之慘東走陳城之

原頃襄王之所自取無足責也然而國亡君敗正忠臣志士戮力王室之秋而以屈子之精誠才能曾不得效犬馬於其間而爲大厦將頽之一木可慨也夫

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

閒閒暇也莊子曰今日宴閒是也察明也震悼猶言戰慄也不敢不敢進而自明也或曰前結微情以陳辭將以言而致之君也此云承閒自察則欲面諫之矣其情愈切而其事愈難其心愈悲矣夷

猶遲回之意所謂足將進而趦趄是也怛傷惻怛而傷感也憺憺怛傷貌洪氏解爲安靜非是九辯曰心煩憺兮忘食事是憺不獨解爲恬憺之憺讀古人書要當以意會隨其章旨而解之不可執一定之訓詁說文也下二句即申言上二句之意大都謂已欲乘閒冀進而自明其情然心從悼傷而不敢進者恐君之多怒不惟其言之不聽而反重得罪故也朱子之解又多一轉折非是至曰觀此則知屈原事君惓惓之意盡極深厚豈樂以悻直犯上而取名者哉則其說深得屈子之心而足以

表章千載沉鬱之旨顏之推病其顯暴君過班孟堅譏其責數懷王其妄誣之非可以不攻而自破矣或謂承閒爲乘其閒隙之時閒去聲讀其意亦相通也瑗按此上四章言今日之所欲陳下四章追述昔日之所已陳者也

歷茲情以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

歷猶列也茲此也詳詐也佯也佯聾不聞謂已所歷之情所陳之辭雖實聞之而詐爲聾態君未嘗聞之也忠言逆耳不欲聞之故耳齊宣王聞孟子四境

不治之言特佯顧左右而言他卽此意也切人不媚言忠誠懇切之人不能爲阿諛諂媚之事原自謂也衆指黨人也此章追述往日進諫之忠上不見納于君而下復見嫉于衆也屈于讒謗之囮遷怨之媒其懇切不媚之所甚乎嗚呼直道之不行於世也久矣有志者讀此能不爲之掩卷而太息也哉

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不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完

初謂往日成言之時也耿著言巳所陳之辭乃光

明正大昭彰宣朗之道而非甲汙隱僻愁君之說也豈不至今其庸亡謂其辭雖至今尚在而未減也王逸曰文辭尚在可求索也是矣朱子曰庸何用也左傳曰晉其庸可冀乎言昔吾所陳之言明白如此豈不至今猶可覆視而何用乃亡之邪瑗按朱子之解又多以轉折不如前解平直讀離騷者以意逆志可也以辭害意不可也又按屈子所陳之辭今不可得而聞其詳然下二章之所言其王道之大聖學之純亦可以得其槪矣雖至於貶謫遷逐九年不復歷年離愍阽於死亡而不變又

可以驗其所陳於君者乃已平日躬行心得之實非徒責難於君而已也其視戰國遊說之徒初以三皇五帝之道誑其君而卒以縱橫闔押慘礉刑名之術售其能者不亦霄壤也哉朱子謂屈子千載一人信夫謇謇忠直貌願蓀美之可完言欲君德之全備也朱子曰然吾非獨樂爲此謇謇而不樂爲順從也但以願君之德美猶可復全是以不得已而爲此耳所謂尚幸君之一寤者如此其志切矣此上二句追言昔日直道之害而因表已盡忠之心也

望三五以為像兮指彭咸以為儀夫何極而不至兮

故遠聞而難虧

三五三皇五帝也彭咸殷賢大夫也望仰而慕之

也指期而的之也像儀皆法也極義理旨趣之妙

處也何極不至造詣之深也遠聞難虧聲譽之隆

也此下二章啓人君之法古并示其功而歆其効

也亦承上章願蓀美之可完而言言必如此而後

君德可完也必先何極而不至然後遠聞而難虧

也屈子此言可為以片長寸善自足者誡干譽釣

采自欺者警矣學者宜深味之或謂三五句勉之

君者彭咸句勉之已者亦通
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
不實而有穫
承上章末二句而言善者吾性之所固有而人心
之所同具者也非外鑠我者也孔子曰君子去仁
惡乎成名此名不可以虛作也下二句又以報施
之禮耕穫之道申喻之也或曰先施而後有報是
報非由外來乃由內出者也喻善不由外來也苗
而不秀秀而不實皆無所穫也是有實而後有穫
非空穗之能有所得也喻名不可虛作也瑗按分

帖亦逼總承亦可但朱子疑實字當作殖字瑗謂
不若實字有味朱子曰此四語者明白親切不煩
解說雖前聖格言不過如此不可但以辭賦讀之
也
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
美好兮傲朕辭而不聽
少如字謂小歌耳故只四句猶後世所謂短歌行
也一正作小字荀子佹詩亦有小歌即此類也舊
作去聲讀亦小字之義王逸曰小吟謳謠以樂志
也是矣朱子解爲樂章音節之名更詳之抽思猶

言盡心也言已昔日爲君圖謀政治無幷日夜勞
心焦思而不休息君反不能平正其是非顧乃自
多其能而爲余造怒倨我之言而不釆聽也此與
下章倡言猶佹詩之所謂反詞總論前意反覆說
之也瑗按幷日夜而無正猶言幷日夜而不止之
意朱子謂無正無與平其是非也哀時命有曰懷
瑶象而握瓊兮願陳列而無正則無正又似當解
爲無由之意朱子亦解爲言無人能知已之賢而
平其是非也瑗嘗謂解古人之書當隨文會意不
當以詞害意且古人用字實有一二與今不同學

者不可不知前解未有證據姑從朱子并附鄙見以俟後之君子云又按詩雨無正韓詩作雨無極是正字古或有極字之義此作并日夜而無極止之意方明白更詳之

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牉獨處此異域既惸獨而不群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

倡亦如字大也不言歌者承上少歌而省文耳倡歌猶後世之所謂長歌行也此章十句皆是歌詞

洪氏讀爲倡和之唱朱子從之解曰亦歌之音節所謂發歌句者也容更詳之鳥屈原託以自喻也南指郢都也漢北指當時所遷之地也屈原所遷之地其在鄢郢之南江漢之北乎故下文曰南指月與列星又謂郢都爲南狂顧南行又謂漢北爲南讀者要以意會可也朱子謂屈原生於夔峽而仕於鄢郢是自南而集於漢北也非是此章是述集南而遷於漢北之地下文所謂異域者即指漢北也鄢郢乃楚王之都邑宗廟之所在而已又來仕於其國豈可謂之異域邪其非是也審矣好姱

佳麗亦託言鳥之美也㸚離散貌悖亦獨也不群不同於衆也無良媒在側謂無知巳同志者在君之側孟子曰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是也道卓遠日忘謂巳遠遷於此而君不念之也願自申不得謂巳欲進而歷情陳辭不可得也皆無良媒在君側故也望眺望也北山即指漢北之山一作南山非是言巳處此異域而不得還都故登山臨水之際舉目有風景之殊不覺深爲泒溯太息也瑗按少歌言巳盡心於君國而君不

納其謀此歌言已遠遷於異域而君不召其還也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都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

此下三章言憂歸郢都之情哀郢曰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是也按抽思畧有一二何與哀郢辭旨相同而鬱鬱之懷與哀郢並盛其作於東遷之秋無疑也篇首苦秋夜之方長憂不能寐而此望孟夏之短夜冀其易曉而憂稍殺也晦明若歲言秋夜之長自晦至明如歲之永未易曉也晦明二字須以意會不可平看遼亦遠也一夕一

夜也九逝謂夢魂歸郢都九次也夫夜旣長路又遠思歸又切一夕九逝魂勞甚矣此所以望夏夜之短也朱子曰晦明若歲夜未短也一夕九逝思之切也瑗按此時郢都已爲秦所拔矣夷陵已爲秦所燒矣頃襄王已東走於陳城矣而屈子猶惓惓不忘郢者豈特不忘故鄉之情而已哉盖將欲襄王之恢復舊物報秦仇讎而後已此屈子思郢之微意也是時襄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江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使由此而退小人進君子委任屈原苦身戮力如勾踐之於范蠡

則燒墓之辱不足報而郢可復矣奈何未幾復與
秦平而入太子爲質於僻守一隅坐受困辱是
何心哉是何心哉吾見屈子之夢魂徒勞而思歸
之心孤矣悲夫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
兮魂識路之營營

路郢路也謂郢路遼遠而夢中茫昧曾不知其曲
直之可行但南指星月隨其方角而往耳朱子言
初不識路後以月星而知向背是也下二句即申
上二句之意徑逝直歸也言不知路之曲直所以

欲徑逝而不得也識路猶俗言認路也言魂營營然南指星月而認路覓歸也瑗按此四句極盡夢歸之情狀必嘗實有此情此夢者而後知其妙也彼漫然而視之孰能味乎其言哉柳子厚夢歸賦世稱其妙而不知其昉於此也若柳子厚者可謂屈原之佳子弟矣

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

朱子曰言靈魂忠信而質直不知人之心異於我故雖得歸亦無與左右而道達之者彼又安能知

我之閒暇而不變所守乎洪氏曰言尚不知巳志
況能召我也或曰此此四句乃通有鳥自南而申結
之自此以上皆倡歌也瑗按或人之說甚爲有理
故附之

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
瀨水淺處卽所謂灘也文選註曰水流沙上曰瀨
是也湍波流縈廻之處孟子曰性猶湍水是也王
逸曰湍亦瀨也得其意矣盖湍與瀨字並看俗語
又謂高灘之下必有深湍盖灘高水峻衝激而爲
湍耳曰湍流者倒文也逆流而上曰泝江潭二水

名舊解潭爲水深之淵非是即今之潭州也狂顧猶狼狽之意朱子曰憂懼而驚視也是矣南行謂南遷也朱子曰自江入湖自湖入湘皆泝流而南行也此章言已經湍瀨泝江潭冒涉險阻狼狽南遷而不辭者聊以娛已之心志耳夫遷謫之苦人以爲憂而屈子以爲樂者蓋以爲吾道之果是吾心之所安也何流離顛沛之足悲乎然則屈子之鬱鬱而憂思者其意蓋有所在矣豈爲一已之困窮也哉

軫石巖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

軫轉動也嵗嵬巨石貌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則石之可轉動也久矣回猶過也超回謂超而過之猶言超越也度度量也隱進猶言潛滋暗長耳君子之爲善未嘗皎皎使人知也此章言巳不能變心以從俗而爲人之所嫉也深矣巳非不欲從俗耳使吾之心能如石之可轉不遭讒妬之禍亦吾之願也然柰志度之超越德行之進脩而不能易初而屈志何哉蓋反言以見巳志之終不可變雖遭遷謫亦其心之所樂也瑗按屈子法古聖賢造詣精粗且知善不由外來名不可虛作方且守

確然不拔之志拓廓然無涯之量使吾之德行隱
然而進直欲並三五而邁彭咸之不暇也又奚暇
計較區區之出處而遷謫之細故何足以芥蒂於
其心冒哉遭憂患而不忘進脩屢黜逐而不變心
志可謂壁立千仞者矣非有學有守者烏可勉強
於悠久也哉又按此章詞旨甚明白說文曰軫動
也舊解爲方也非是朱子又謂超回隱進亦不可
曉豈未之深思邪

低佪夷猶宿北姑兮煩冤瞀容實沛徂兮

一 低佪夷猶留滯之意北姑漢北中之地名屈子當

時必遷居於此處也煩惱悶也冤屈枉也瞀容朱子曰瞀亂之意見於容貌也瑗按瞀容雖由於煩冤蓋亦秋風蕭颯之使然歟沛水疾流貌徂去也喩時光之迅容貌之衰誠有如水之沛然而逝不可返者矣舊說但言誠欲沛然如水之流去詞不別白不知所指者何也此章因已留滯於江南而嘆衰老之將至不得申其志也上章言德行之脩脩此章言功業之不建

愁嘆苦神靈遥思兮路遠幽處又無行媒兮

苦神猶言傷神也上云煩冤瞀容言煩冤之足以

損容此言愁歎之足以損神也靈靈䰟也遥思思
郢都也王逸曰思舊鄉而神勞也路遠處幽所謂
惟郢路之遥遠哀見君而不再得也又無行媒卽
上又無良媒在其側之意良媒諭其常存好賢之
心行媒諭其不悍衆賢之勞也此章言巳思歸不
得歸也王逸曰道遠處僻而無介紹也是矣
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道達也思憂思也頌卽指此篇之文也救解也不
遂不遂其歸郢見君之心也斯言誰告人之心不
與吾心同也此章言巳欲道達憂思之心故作爲

此文聊以自解使不至於瞀容苦神之甚所以然者蓋以此心之不遂而世無知己之可與晤言者耳亂辭五章一章言遷謫之遠二章言志行之堅三章言留滯之久四章言不歸之由五章言作頌之故然意亦皆相承也瑗按前半篇其憂思之情已畧道盡少歌以下皆總申言前篇之意少歌之不足故倡歌之倡歌之不足故亂歌之有正文有少歌有倡言有亂辭此又文體之竒特者也離騷與遠遊楚辭中文之最長者也不過設爲靈氛之占卜筮曰更端而已耳讀者不可不知洪氏曰此

篇有少歌有倡有亂少歌之不足則又發其意而爲倡獨倡而無與和也則總理一賦之終以爲亂辭云耳又曰此篇言巳所以多憂者以君信讒而自聖眩於名實昧於報施巳雖忠直無所赴愬故反覆其辭以泄憂思也

楚辭集解九章卷